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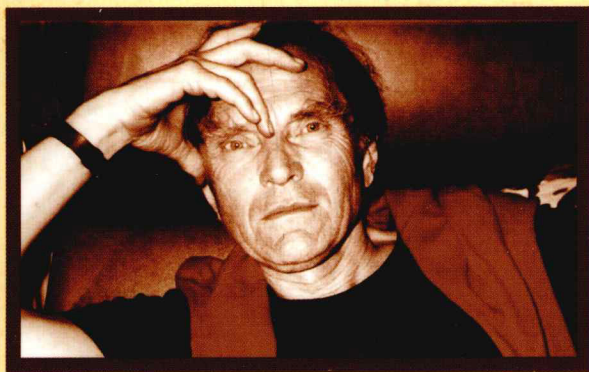
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

第二卷

Problems of Empiricism

经验主义问题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著 朱萍 王富银 译



“费耶阿本德的重要性在于，他表明这种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不能被视为理所应当。只要我们头脑里[]费耶阿本德坚持的标准无限多样性似乎就颇具煽动[]王就变了。也许我们不太喜欢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做了历史性的工作，表明凡有思想的健全人，无论是否受过西方科学的熏陶，都坚持各种不同的理性价值观。自费耶阿本德之后，哪怕是表示某个一般假设的思想也不再将相对主义拒之门外。的确，费耶阿本德使我们很难继续相信只有一种真正的理论方法。”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CAMBRID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

第二卷

Problems of Empiricism

经验主义问题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著 朱萍 王富银 译

CAMBRID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主义问题/[美]费耶阿本德著;汪意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1

(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

ISBN 978-7-214-06551-3

I. ①经… II. ①费… ②汪… III. ①经验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756 号

Problems of Empiricism [2004] ISBN 978-0-521-31641-5 by Paul K. Feyerabend,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7-314

书 名 经验主义问题

著 者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译 者 朱 萍 王富银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51-3

定 价 24.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背景:评科学哲学的衰败 1

1. 常识与抽象哲学 1

2. 历史传统与抽象传统 6

3. 历史学家与辩论家 10

4. 亚里士多德 14

5. 哲学标准与实践方法 18

6. 波普尔、库恩、拉克托斯以及理性主义的终结 25

7. 政治影响 31

第二章 古典经验主义 41

第三章 科学的结构 59

第四章 认识变化的两个模型:穆勒模型与黑格尔模型 72

第五章 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评马赫及其追随者与反对者 88

第六章 马赫、爱因斯坦、波普尔学派 99

第七章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111

第八章 专家的精神慰藉 147

1. 导论 147

2. 表述的模糊性 148

3. 科学标准：解谜..... 150

4. 常规科学的作用 152

5. 功能论证的三个难题 153

6. 存在常规科学吗？ 158

7. 为享乐主义而辩 160

8. 备选方案：拉卡托斯的科学变化模型..... 162

9. 推理在科学中的作用 166

附录 实在论与波尔——罗森菲尔德条件 183

第九章 波普尔的《客观知识》 188

1. 内容；主要命题..... 188

2. 本体论的多元性；自主性标准；三个世界 189

3. 心理过程 191

4. 世界 3 的自主性 193

5. 动物学类比 194

6. 世界 1 的相关抽象概念 196

7. 相互关系的抽象概念：算术..... 199

8. 计算：简单算术法则..... 201

9. 插曲：知识的客观主义说明..... 204

10. 算术（续）：变失察证据为实存证据的途径 208

11. 数字的形而上学..... 213

12. 三个世界的结论性评价·····	214
13. 批判理性主义及其世系·····	215
14. 物理学理论的可驳性·····	221
15. 结论·····	226
第十章 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 ·····	227
概要 ·····	227
第十一章 更多皇帝的廉价衣物 评劳丹的《进步与问题》 ·····	259
1. 劳丹模型 ·····	259
2. 与其他理论的关系 ·····	262
3. 模型的充分性 ·····	270

第一章 历史背景：评科学哲学的衰败

1. 常识与抽象哲学

自给自足社会的传统很少会对实存与实在提出疑问。持这种传统的人可能会质疑某**特殊事件**是否真的发生,也会质疑**某个故事**,但很少有人会去想某一特定范畴的**所有**术语、陈述和故事的本体论意义。^①

缺乏上述质疑并非说明头脑简单。其实正相反:对全部实在与实存

① 这是第一个近似解。特罗布里恩群岛的人把童话故事(以娱乐为目的而叙说的故事)、传奇、历史记载、传闻(尽管这些故事彼此大相径庭,但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和神话(这些神话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神圣的)彼此区分开来:见 B.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54, p. 101ff. 非洲多贡人使用那些被认为是错误的记载来达到教化的目的(M. Griaule, *Conversations with Ogotemmeli*, Oxford, 1965, p. 49),摆脱不受欢迎的陌生人(xiiif),或者向外来者解释他们的观点,尽可能使用接近他们自身观点的术语和明喻(58)。阿赞德人意识到失败,但也能解释这些失败(E. E. Evans-Pritchard,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with the Azande*, Oxford, 1937, p. 80, p. 337f 以及文章各处)。抽象概念的目的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抽象概念本身就建立在被使用语言的非抽象术语基础之上(F.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1965, p. 197, 以美国印第安方言为例),他们很快就学会抽象论证法则,转而反对西方来访者(Evans-Pritchard, *The Azande*, p. 66f)。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素材的话,就不难理解假设不同类型故事的传统界限(见脚注开头的分类)是可以改变的,所有的故事也可以重新分类。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谓的本体论争论的开始。这种材料很难找到;人类学家很少研究概念的变化。

的批评性研究通常仅限于大量减少其复杂性。常识观点(部落常识;荷马时代的常识;现代西方语言中普通观念的使用)包括既难以琢磨又清晰表达的**本体性**,如精神、梦境、彩虹、石头、动物、节日、正义、命运、疾病、离异、天空、义务、死亡、恐惧等。每一个实体都有其自身复杂而具鲜明特色的表现方式,不能按照同一种模式用一种形式概括(参阅第七章第七节);每一个实体都与其他实体和其他程序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宇宙。在这样的宇宙中,问题不在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这样的问题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发生了什么,它们之间有哪些关联,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常识性**知识**也同样复杂。无论人们对客观世界做什么或对它抱有什么想法,反映本来面目的“客观”世界与努力掌握其特点的研究者不断变化的信念是分不开的。逻辑观念与认识论观念冲破了这种界限,**正因为如此**,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许多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以各种方式相互融合。^①

当这种复杂实在的各个方面首先被纳入抽象而简单的概念下并进行评估时,即在简单概念基础上宣称实在的“真实”或“不真实”时,现代意义的“本体论”问题以及相应的“知识理论”就出现了。它们的出现不是由于人们发现了更完善的思维方式,而是因为将复杂的事态与不成熟构想进行比较并发现还是需要保持不成熟性。^②

① 相关简介见 W. Schadewaldt, *Die Anfä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 Frankfurt, 1979, 162ff. 同时见他对早期真理概念的分析(受海德格尔的启发),同上书, p. 195f. 马赫曾批评实在概念过于简单,并指出如何运用科学研究来改变这些简单概念。见第五、六章。

② 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崛起,不成熟的概念日益增加,这种现象被认为是:“话语……在内容上变得贫乏,变成片面和空洞的公式”, K. von Fritz, *Philosophie und Sprachlicher Ausdruck bei Demokrit, Platon und Aristoteles*, Neudruck Darmstadt, 1966, p. 11. 哲学“清除了古老语言中较微妙、较精准的特征”, K. von Fritz, *Grundprobleme der Geschichte der Antiken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71, p. 78. 我们面临“不断发展的异化……以及对明确关系的破坏”, B. Snell, *Die Ausdrücke für den Begriff des Wissens in der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 1924, p. 80f. 同时参阅 J. J. Austin, *Sense and Sensibilia*, Oxford, (转下页)

人们偶尔可以解释不成熟意见占上风的原因。特殊群体想要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创造一种新的部落身份或是保留已存在的部落身份;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反对所处文化中的大部分事物(以及该文化的关联实在),并认为它们要么不存在,要么完全是邪恶的东西。古代以色列人(一神论^①)选择第一种方式,早期的基督徒选择第二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异教神都是(现存的)魔鬼^②:当部落生活或宗教团体的生活面临危险时,本体论诡辩也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崛起就更难解释了,这又是一个表达丰富而精湛的宇宙哲学——荷马时代的常识渐渐被淳朴而流畅的世界所取代。发展过程包含各种人群的各种风俗习惯。这些“微观发展过程”交叉融合,结果产生了“理性主义”。^③有些微观程序的概念变化是隐性的、无意的,有些则是显性的,偶尔还天真地使用抽象概念。这种隐性变化在荷马^④、赫西奥德^⑤身上发生过,在爱奥尼亚历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身上发

(接上页)1962, 3f;“我不打算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成为‘实在论者’,应该信奉我们**确实**感知物质事物(或物体)的学说。这种学说与其对立面一样都是经院式哲学,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能否感知物质事物或感觉材料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太简单——但这个问题完全是误导(参阅泰勒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的这个看似很大但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感知’到的绝不是一种东西,而是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因为种类数的缩小靠的是科学研究,而不是哲学。”关于荷马式常识结构以及向“哲学”过渡的描述请参阅《反对方法》,第十七章。

① Yehezckel Kaufman, *The Religion of Israel*, New York, 1972. 根据考夫曼的观点(他的思想被奥尔布赖特所批评),摩西是创新者。

② 这种程序可以追溯到圣保罗时代:“但我说的异教徒祭祀的东西是给魔鬼的而不是给上帝的。”I Corinthians, x, p. 20.

③ G. E. R. 劳埃德在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1979) 中对相对独立的微观过程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的现象被概括为“理性主义崛起”。劳埃德远远领先于那些想孤立所谓的“科学”要素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从他们发现的(或更确切的说,是他们强加的)要素中勾勒出发展路线图。这本书的弊端在于,劳埃德认为朝着科学和理性变化始终是有益的,他低估了这些变化的大小,也没有去寻找并确认那些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反对方法》第十七章初步描述了一些这类问题。我希望能在今后的将来给出更详细的解释。

④ 这种隐性变化的例子在《反对方法》第 267 页有描述。

⑤ 根据赫西奥德观点,早期原理间的过渡满足“质量守恒定律”:混乱造成阴阳与黑夜,两者都黑天乱地。大地造就山川与苍天,两者都坚如磐石。这些相似性促使施瓦布将阴阳与黑夜称为“属于(混乱)的概念”(Pauly-Wissowa, article Weltschoepfung, column 8),概念关系自称是生成过程连续要素之间的性质相似性。

生过,并在早期医学史^①上发生过。但是色诺芬尼、巴门尼德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重建了概念,并将他们的构想与“民意”进行对照^②,也就是说,与常识对照: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对与其不同的程序表现出自负与轻蔑的态度。

显性概念变化与揭示特定条件下内在困难而讲述的故事或“论证”密切相关:S发生;S要么导致A,要么要求执行A行动;但是A不可能执行;因此我们必须要么改变S,要么改变从S到A的方式。

《奥列斯特》三部曲的故事情节就属于这种类型。^③ 奥列斯特的父亲阿伽门农被杀了(S);他的儿子奥列斯特(A)必须为他报仇;要采取报复,奥列斯特就必须杀死他的母亲,而这就违反欧墨尼得斯法律。这个难题被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所解决,即通过改变‘S’的含义。改变S需要芝诺的证据^④:一条有限的线由无数的点(S)组成,这些点要么延伸(A),要么不延伸(A)。如果延伸的话,加起来就是一条无限长的线,而将不延伸的点相加,就永远不会产生有限的延长:A就不可能。因此,线条不由点组成。

《奥列斯特》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隐性论证)与芝诺的延伸问题论证形式结构一样:如果S,就A(或A或B);A不可能(B也不可能),所以……它们的区别在于,在第一个案例采用故事来质疑S和A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个案例采用故事对S本身表示怀疑。到芝诺时代,故事也已经标准化了,各个情节间的联系也很牢固。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被描述实体性质简单:有可划分的故事线索,以及有限或零延伸的不可划

① 参阅 F. Heinimann, *Nomos und Physics*, Darmstadt, 1978(1945年首次出版)。

② Parmenides, 引自 H. Diels & W. Kranz(ed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I, Berlin, 1951, fragm. B1, p. 11ff.

③ 逻辑历史学家迄今无法考证出现在像《奥列斯特》三部曲这样的悲剧中的否定式现象。它们使莱因哈德关于色诺芬尼的推测更具可信度。参阅第5页注释①。

④ 参阅 G. E. L. Owen, 'Zeno and the Mathematicians', *Proc. Aristot. Soc.*, 1957/58, p. 199ff.

分要点。“证据”发挥作用，因为证据里的概念使我们给故事定下一个成功的结局。因此也许有人要说，这些成功故事是编出来的。

一个故事期望成功地对所使用概念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在早期论证中似乎与上帝有关。^① 我们知道，荷马时代神的普遍概念不仅受到像欧里庇得斯^②这样善于思考的诗人的批评，也受到像色诺芬尼这样的早期哲学家的批评。批评的重点似乎是**观察结果**，即一个需要助手和仆人，而且行动受到其他神限制的神是缺乏权威的。这种观察也似乎成了“证据”^③：如果有众多的神，那么他们要么平等，要么不平等。如果他们是不平等的，就有一些神控制另一些神；那些被控制的神由于不是万能的，因此也就不是神圣的。如果他们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就像一座城市的居民，仍然不是神圣的。但神是神圣的，因此只会有一个上帝。

请注意观察与“证据”的区别。观察强调置于其他属性之上的权力；这已经使用了一个十分罕见的神性观念。但是，当观察认为权力的限制有问题时，证据就把无限制权力视为神的**必要条件**。观察不仅以标准化的方式阐述问题，从而不可避免要提出“解决方案”；它还试图使问题彻底暴露，并使用新的、抽象神的概念来回避问题。我们可以推测，**哲学观念的日益抽象性在巴门尼德时期达到巅峰，至少部分是因为想要证明故事的结局**。^④ 结合上述抽象概念的隐性趋势，这些努力逐渐导致具有新特点的新传统。我现在来解释这些传统与之前常识之间的差别。

荷马时代的常识包含精确描述过程和事件的复杂概念。这些概念

① Karl Reinhardt(*Parmenides*, Frankfurt, 1959, p. 89ff)将论证归因于色诺芬尼，这受到了质疑。认为论证出现在巴门尼德之前的观点更难反驳。

② *Heracles*, p. 1341ff.

③ Reinhardt, *Parmenides*, p. 95.

④ 莱因哈德把论证归因于色诺芬尼，他写道(*Parmenides*, p. 96)：“他试图证明上帝的统一性。为了进行这个论证，他选择万能这个概念；他没想到这个概念如同统一性概念一样无足轻重（两者都不是当时流行的信仰）或至少他不关心这点；因为只有统一性概念才能使他以辩证的方式来把握——他关注的是辩证法。”

内容丰富,但相似性差,因此逻辑推理也差。用罗列方式解释概念,而不是阐述一般属性,这种老传统在柏拉图式的对话中也出现过,尽管是采用非常间接的方式。谁都记得苏格拉底经常问别人关于美德、知识、正义的问题,之后就会收到一长串答案,然而他拒绝接受,还发表类似这样的评论“我似乎很走运啊——我只想要一种美德,但我发现你却提供了一大堆”(Meno, 72a4f);或是“亲爱的,你真是太慷慨了——你只要给一个简单答案就行了,但你却提供了全部答案”(Theaetetus, 146d2)等等。罗列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对话中,苏格拉底反对这样的罗列,他偶尔也遇到有理有据的反驳(Meno, 73a2fT),甚至也表现出他有使用罗列的倾向(Philebus, 62b),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测,罗列解释不仅没错,甚至在如下情形下使用罗列还是合适的:概念上显示思维简单——尽管苏格拉底经常以这种方式评价罗列的答案——而且遇到本质上定义困难,或许不可能下定义时。对此产生怀疑也没错。存在整体传统,其中过程和客体构成各个相对独立部分的集合体,概念是这种集合体在不同环境下的表象,当我们从一种环境转换到另一种环境时,“知识”就将所发生的情况相继反映出来(参阅《反对方法》第十七章)。在这种传统里,在迈向更适合定义的道路上,第一步采取罗列并没有走错:这是知识唯一的适当形式。

2. 历史传统与抽象传统

从现在开始我将把这些具有概念性特点的传统称为历史性传统,而将包含内容相对贫乏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抽象关系称为抽象性传统。请注意,罗列的内容已经假设概念间存在一些关联,因此更接近抽象描述。同时请注意,我们是在讨论开放的罗列:它们可被进一步丰富,其删除或取代内容不会改变罗列内容本身所体现的概念。当然,丰富与改变是有限度的,但这些限度在使用罗列时是隐性的;不受某个陈式约束;是机智

而非逻辑决定概念的内容和变化的允许范围。事物的概念如同风格或正确使用方法一样,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习得,就像小孩学语言一样,不是学抽象原理。某一历史传统的人们了解一贯做法后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些反应远远超过他们或学习他们传统的学生所做出的任何明确解释,而且他们提供的解释远比特定时期内收集到的任何内容都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正规形式来学习历史传统,并在具体情况下灵活运用,而不是遵循抽象法则揭示这些传统的特点,这对如何表达和解释这些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数学史学家或天文史学家在这方面似乎没有问题;他们引入某些客体(遵循某种普遍法则的原理、定理、抽象结构),并描述这些结构是如何建立以及如何被接受的。然而,历史传统客体不仅遵循法则,也受人的灵活指令控制,但很难在客观历史描述中捕捉到这些指令信息(参阅第七章第七节)。因此,有些历史学家不是把他们的材料作为用来支持或反对(历史)概论的**证据**,而是用作**教学辅助**来发展当初产生这种材料所用的相同手法;读者不是证据的客观评判者,读者也参与了证据产生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概论(这点解释了一些作者在**人文社会科学**里所说的“理解”功能)。

概念真实,**论证**就真实。对某个历史传统的成员来说,论证就是带有观点的故事。学习论证是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的一部分。人们不研究“人的本性”;而研究个体人,了解与个体相处的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论证。人们学习如何调整说话策略,使其符合打交道的行为特性,而不是把人想象成抽象的“理智人”。逻辑与花言巧语之间没有差别。论证的“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也不可能清楚地“划分”各个历史传统。诸如“科学”、“神话”、“形而上学”这些有明确定义和内涵的概念不可能区分其各自的历史传统要素(或次传统要素)。

乍看抽象传统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们与实际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每当抽象传统进入人际关系就扰乱这些关系,使其更加明确、“更加理性”,使这些关系枯竭。构成丰富和有意义生活的技能、直觉、能力和情感受到严格控制,失去内涵与人性。这些传统概念在被设计成帮助完成特定故事或“论证”以后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关联:内容贫乏但演绎关系丰富。有趣的是,这些相互关系很容易就被用作赞同的手段。

我已经解释了历史传统“论证”是含有观点的故事。人们在学习语言或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时,也学习这些故事。不同传统和同一传统内的人群使用不同的故事,并对不同的“论证”产生印象。个体差异驱使论证者更加独具慧眼,与对手交锋时注意他们的利益、愿望、偏见和“情感特征”。当希腊人发现他们周围存在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以及许多使他们接受劝导的工具时,他们也会做出各种反应;一些人加强了自身的传统(参阅上述关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反应);一些人将各种发现融合并取得进步(这似乎就是近东“第一国际”产生的方式);还有一些人接受一种明智和宽容的相对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否认风俗习惯的有效性,而是使风俗习惯成为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① 由抽象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抽象**

① 在《希罗多德》第三章第38页中有以下故事:“达列奥斯在位时把周围的希腊人都召集到身边,问如何才能使他们吃自己父母的尸体。然而他们答复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做。然后,达列奥斯召见吃父母尸体的印度卡莱特人,并带着希腊礼品问他们——翻译明白地传达了他说出的话——如何才能使他们烧自己父亲的尸体。他们痛苦地大叫,并坚决要求国王不要说出如此亵渎神灵的话。”这就是风俗习惯的作用,在我看来,品达说得很对,风俗习惯是所有人类的国王。

风俗习惯是所有人类的国王,但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国王:“如果请地球上的人类从现存的风俗习惯中选择最好的,那么每个民族的人在深思熟虑之后都会认为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其他民族的更可取——每个人都坚信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观点,这种信念并非毫无意义。对于冈比西斯拆除寺庙、嘲笑风俗习惯的行为,希罗多德说:“对我而言,冈比西斯是彻底疯了;否则他不会破坏寺庙,诋毁风俗习惯。”总而言之:信念、习俗、法律从来都不会完全被接受——但是只有疯子才会把这点作为嘲笑它们的理由。

概念太贫乏，不能反映特定传统特性，因此似乎独立于传统，这种发现暗示一种更远、更“客观”的与各种人群打交道方式：用单一抽象的传统取代所有的生活方式，接受这种传统的“客观”法则并且努力通过使用法则所包含的抽象关系来证明法则的正确。我们从色诺芬尼开始的早期哲学家那里发现了这种暗示，这已被理性主义者所接受，并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

然而，新概念不反映现存的任何传统并不意味着新概念超越了所有的传统，也不意味着相对论被征服了。另外，抽象传统并非历史传统的备选，而是历史传统的特殊组成部分。抽象传统所包含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含的抽象概念都可以被学习、理解、改编并应用于新案例，这都是因为抽象概念是重要的历史媒介，它们支持、赋予这些案例意义，并显示它们是如何被应用的。其令人惊叹的稳定性是这种媒介或传统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稳定性取决于这种媒介或传统（取决于确保某种**体征**永久性的**自然**法则的多样性）。^① 因此，历史传统与抽象传统的二元划分并不反映真实差别：**所有传统都是历史性传统**（直觉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区分经验传统与理论传统。**理论传统**试图通过具有抽象概念的抽象模型以及它们之间的抽象关系来取代该传统人群那些看似直觉但只是部分标准化的做法，并在论证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关系。人们认为，人类思维的创造活动终将取代所有已知与未知、显性与隐性的才能，或适应能力、情感和常识，因此所有的创造都可在人类理性基础上更新。更具批判性、更理性的朋友勉强承认这种完全取代绝不可能发生；他们认为理性最多可以改变我们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种改变也只是满足部分要求，他

① 相关说明参阅 Wittgenstein's *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Oxford, 1956, 第二章。

们依然敦促我们尽可能地使用抽象思维。**经验传统**的辩护者否认普遍使用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因为经验和道德的缘故，**可以但是不该**在某些领域引入理论传统。在这些领域，理性最多可作为生存的**工具**；不能用来决定生存的**基本特征**。支持理论传统的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传统的辩护者之间的问题形成“古代哲学与诗歌战争”（《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第一章第12页注释②）的背景，显示了笛卡尔哲学信徒与维柯的追随者之间（隐蔽得多）的唇枪舌战，14世纪直觉派画家与恪守“科学”方法画家之间的相互敌对，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口水仗，如科学医师与江湖郎中之间的争吵，“理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按规则行事的人与对科学采取更加自由态度的人之间的争吵（参阅第五章）。这是思想史发展的永久特征。

3. 历史学家与辩论家

柏拉图式对话展现了宇宙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医学等领域经验传统的多样性与哲学家及其同盟早期科学家所倡导的缓慢发展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理性主义是理性超越无知和无能的渐进胜利。这显然是宣传鼓动。然而，柏拉图十分清楚，建立一个纯理论研究方法存在诸多困难。他不仅为其辩护并大唱赞歌，也同时暴露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最后似乎做出妥协，使经验传统（包括自然和社会经验法则）占据绝对上风。

几乎各种制度与观念下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柏拉图的宣教，但是他们都忽视，或都没有注意到柏拉图的保守性。他们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意识，即他们自身的“理性主义”作为起点，把任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做法都看作是发现和期待正确的途径，任何犹豫和倒退对他们来说都损失了有价值的成就。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是理性主

义的捍卫者。^①

为了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方法，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十分简单而基本的事实。

(1) 经验传统和理论传统都有其自身存在的道理，它们有各自的法则、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相关哲学。^② 理性主义在没有产生秩序概念之前是混乱和无知的；理性主义的秩序是一种特别的秩序，它由特别的方法步骤建立，与历史传统的秩序和方法不同。

(2) 理论方法在诸如天文学和数学这样的领域卓有成效。柏拉图在《理想国》(第 530b 页)建议天文学家建立抽象模型，“忽视天上的东西”。那些听取该意见的天文学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不可预知**，另外，也没有立刻取得比建立在更多经验原理之上的巴比伦预言**更好的数值**。

(3) 但这个理论方法无论就其自身范畴，还是在征服像医学这样的经验传统上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内在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即：巴门尼德和芝诺悖论；数学中的无理数；语义悖论；思想理论难题；情感与理智冲突；心物问题，等等。^③ 诸如连续体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可

① 这同样适用于波普尔的描述(*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1962, p. 127; 参阅第 150 页及文章各处)，并已被一些学者所接受(见 G. E. R. Lloyd, *Early Greek Science-Thales to Aristotle*, New York, 1970, p. 10ff)。根据波普尔理论，科学(及其一般理性主义)“与古老神话的区别不在于科学拥有与神话不同的东西，而是因为科学拥有二阶传统——即可以批判性地讨论神话……之前只有既定故事代代相传的一阶传统。当然，现在的故事仍然代代相传，但伴随着故事的还有一个默默的二级传述者：‘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但你要告诉我你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仔细想想吧。也许你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种二级传述就体现批判性或辩论性态度。”

波普尔的描述显然比只注意从一种一级传述过渡到另一种更熟悉的一级传述(比如物质主义)的传统描述更好。但波普尔的描述忽视了历史传统有其内在批评与完善手段，因此不需要二级传述，而且**二级传述经常扰乱历史传统并影响其功效**。

② 比如怀疑主义就是医学经验主义的主要哲学。

③ 一些理性主义者将内部问题增殖视为表示有成效(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有点奇怪的成效观念。